

征稿: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采一片雪花 為冬寫詩

趙學潮

冬已深，潔白的雪花紛紛揚揚地飄落下來。那玲瓏剔透的六瓣兒雪花，瑩瑩的，皎皎的，宛如一群從九霄雲外飄然而來的素衣仙女，手握千年前的詩卷，悄悄落入塵間。

「夜深知雪重，時聞折竹聲。」白居易沒有洋洋灑灑去描摹那漫天飛舞的形貌，卻將雪的千鈞之重，全然托付給了夜深的一聲猝然脆響——那是積雪壓斷竹子的聲響。在這萬籟俱寂的雪夜，這一聲聲折竹之音，猶如瀟瀟春夜裡的輕雷。從這些聲響裡，分明能感受到，雪已不是輕盈的過客，她默默地降臨，不斷地累積，最終以一種溫柔篤定的姿態，悄然改變了塵世的容顏。

「忽如一夜春風來，千樹萬樹梨花開。」岑參在他奇妙無比的想像中，荒涼酷寒的塞外，須臾之間化作了春風浩蕩的秀美江南。那寒徹入骨的冬風，竟成了催開瓊花的暖信兒；那沉寂的枯枝兒，頃刻間綻放出一望無垠的皎潔。這不是對嚴酷的逃避，而是心靈對逆境最絢爛的超越。詩人以浪漫為刃，劈開堅硬的凍土，讓生命的奇葩在凜冽的荒原上燦然怒放。

「白雪卻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樹作飛花。」在韓愈的眼中，

白雪竟生出了俏皮的性靈，成了一位急不可耐的春天使者。她抱怨人間的春色來得太晚了，便故意化作飛花，在庭院的樹木間穿梭翩翩。這白雪，毫無冬日的遲暮，渾身洋溢著近乎孩童般的歡愉與早春的雀躍。她似乎有了通人心的靈性，像是春天提早寄出的一封素白信箋，滿載著溫柔的期盼。

「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。」柳宗元摒棄了一切繁華與喧囂，只留下天地下最原始的底色：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。天地間是一片浩瀚的虛空，唯有孤舟、蓑笠翁，與一江寒雪。他在寒冷的江面上獨自垂釣，也許並不是為了捕魚，而是為了尋找心靈的一種寄托與安寧。這江雪，成了濾淨塵世一切喧囂的濾鏡，澄明、清冽，永恆映照著靈魂孤峭的側影。

雪花，是冬的玉仙。她以最輕盈的羽步，旋舞于沉重的季節，將一片蕭條點染成素雅的水墨長卷。她的美，是一場靜默的宣言，是在萬物衰頹的底色上，嫣然綻放的、全新的生命詩篇。

雪花，是冬的牽掛。她綿綿密密地覆蓋，宛如為沉睡的大地輕輕蓋上一床蓬鬆的棉被。在那潔白而溫柔的呵護下，泥土微微呼吸，草根暗暗蓄力，所有關於繁華與蔥蘢的夢，都被溫暖地包裹與珍藏。

熱愛這漫天飛雪的冬吧。采一片這穿越了千年光陰與詩心的雪花，以目光作筆，以心緒為墨，在這遼闊無垠的天地素箋上，為這靜謐而豐盈的季節，也為我們終將迎來的春天，寫下一首無字卻深情的詩。

窗前釀一甕月光

劉澤銘

夜空灰濛濛的，但地面卻異常明亮。晚風輕拂而過，我放下了手中未飲盡的一杯濃茶，抬起頭來望向窗外，月光如碎銀般灑落在大地上，溫潤、祥和。

夜晚的大地上沒有白天的喧鬧和躁動。月光來了，給大地披上了一層柔軟的棉絮，把大地攬在了懷裡。大地就像一隻熟睡的貓一樣，一動不動地靜靜躺著。周圍的噪聲似乎和它無關，睡覺時非常安靜、自在。

近來不知為何，心裡總是煩躁不安，晚上被各種瑣事和思緒纏繞，難以入睡。看著大地在月光下安睡的樣子，心裡不由得生出一絲嚮往，為什麼不窗前留一盞月光呢？

釀月光不像養花弄草一樣需要細心照料，不需要施肥、澆水。也不像酒坊裡繁雜地操作那樣費時費力，而且不一定能釀出好酒。釀月光無需費心打理，只需靜下心來和月光相對，心靈的韌性就會提升，對寧靜的理解也會更深刻。蘇軾在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中用「人生如夢，一尊還酹江月」來表達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存，並表現出一種曠達的精神狀態。王維說的「深林人不知，明月來相照。」月光是知心的朋友，人的價值被發現，變得輕盈而透明，不再是晦暗和自卑了。

于是，我便搬來一張藤椅，放在窗邊坐了下去。閉上眼睛的時候，世界上的一切都靜悄悄的，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和夜晚的空氣融合在一起。月光穿過窗戶照在我的身上，溫溫柔柔地灑在身上，忽然覺得特別溫暖、特別舒服，就像媽媽的手輕輕撫摸著我的全身一樣，每一塊皮膚都在吸收著月光，一點點地舒展開來；遠處蟲鳴聲、人聲、車馬聲已經不是噪音了，而變成了一首古典的輕音樂。

此時此刻，天地之間彷彿只剩下我一個人存在，我已經完全沉浸在月光裡，呼吸變得緩慢而柔和，像山澗裡的清泉一樣，涓涓流淌向前。月光伴著夜風在耳畔低吟，我突然覺得腳下的路其實並沒有跨不過去的坎，只是我的心被束縛住了，把自己關在了無形的牢籠中。現在重新找回初心，釀一壺月光的清冽之味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當我緩緩睜開雙眼的時候，月光依然如水般流淌。我好像已經釀好了這壇月光了。輕輕把窗關上，月光就被關在了窗櫺和藤椅之間，像一壇新酒，裡面藏著整個夜晚的安靜。

現在，不管窗外是怎樣的喧囂和紛擾，我的窗前都有一甕月光，我的心境也總是如深秋一樣澄澈。

這盞月光並不是酒，但比酒更讓人沉醉——它使一顆被瑣事打擾的心沉靜下來，也讓『此心安處是吾鄉』的信念更加堅定。

冬雪靜美

曹建龍

冬雪的靜美，一半在小雪的溫柔裡，一半在大雪的氣魄中。這靜，能撫平塵世的喧囂；這美，能滋養來年的希望。

冬天悄然踱進人間，寒意漸深。北風剛掠過耳畔，雪花便簌簌落下。推開窗戶，夢幻的雪世界映入眼簾，恍若童年獨有的靜美。

漫步雪中，小雪漫天飛舞。細密如塵的雪沫，在空中輕盈曼舞，沾在髮梢肩頭，轉眼化作微涼的水珠，全是溫柔內斂的韻味。小雪天生安靜，毫不張揚，悄悄給屋頂覆上薄紗，給枯草披上素衣。

走在小雪浸潤的雪路上，腳下軟軟的，泥土透著清新的氣息。耳畔，風聲裹著雪粒的細碎聲輕輕低語——那是

冬日最柔軟的問候；身旁，矮松裹著薄雪，墨綠松針襯著潔白，像一幅暈染的水墨畫；窗台上凝結的水花，紋路如枝蔓舒展，更是冬天寫給窗櫺的詩。

大雪氣魄豪邁。雪下得極大，密密匝匝、鋪天蓋地彷彿沒有停歇。鵝毛般的雪片從天際湧下，將萬物裹得嚴嚴實實。田野白茫茫一片，像給青苗蓋了暖棉被，底下藏著來年豐收的盼頭；樹枝托著沉甸甸的雪朵，瓊枝玉樹，宛如「冬神」雕琢的藝術品；遠山戴上雪冠，在晴日暖陽下，雄渾又明亮。屋簷下的積雪凝成冰凌，垂下玲瓏的弧線，北風掠過，叮咚輕響。路邊臘梅頂著雪，紅花瓣從雪層裡探出頭，暗香浮動，把冷冽的空氣染得清甜。

雪，是有靈魂的。它飄然而下，讓喧嚷的世界重歸安靜純粹；它覆蓋田野，埋下「瑞雪兆豐年」的期許；它綴滿枝頭，把平凡樹木點染成詩。伸手接一片雪花，六角輪廓精緻，在掌心緩緩化開，一絲微涼滲進肌膚，恰似冬的指尖輕輕拂過。

冬日的聲音，其實也別有層次。北風捲著雪粒，掠過枝頭是簌簌輕響，帶著清冽涼意；雪花獨自飄落時，是沙沙的，溫柔得叫人沉醉；晴日積雪消融，滴滴答答，像在悄悄傳遞春天的消息；細聽，還能聽見遠處孩童玩雪的嬉笑聲，雪團砸在棉襖上的悶響，雪人被安

上胡蘿蔔鼻子時的歡呼……這些聲音交織在一起，便是冬日撫慰人心的樂章。

此時，思緒一下飄回童年。那時我從不懼冷，尤其喜歡下雪天，愛在雪地裡瘋跑，任雪花落滿頭髮、沾濕睫毛，冰涼裡生出無限趣味。只要動起來，渾身就暖乎乎的一—和小夥伴堆雪人、打雪仗，寒風把臉蛋吹得通紅，心裡卻熱烘烘的，滿是簡單的快樂。

雪是天空的純淨精靈。它覆蓋塵世的浮躁，洗滌塵埃，更用軀體滋養土地。我覺得，雪的融化不是消失，而是無聲的饋贈——滲進泥土的雪水，來年喚醒種子，催出新芽、百花綻放。這就是「瑞雪兆豐年」最樸素最深厚的含義。

這雪，像我們的人生。路途上，既有大雪紛飛的絢爛熱烈，也有小雪飄零的寧靜從容。不管是哪種境遇，都要守得住一顆澄澈如雪的心。像雪一樣，默默積澱，靜靜奉獻，等時機成熟，便把積蓄的力量盡情釋放，孕育出屬於自己的繁華與碩果。

冬雪的靜美，藏著四季輪迴的韻律，也藏著無聲奉獻的清意。站在風雪裡，我讀懂了冬日的清冽，人世間的溫暖，還有生命流轉的真諦。

風依舊吹著，雪依舊飄著。我揣著這份冬日的領悟，慢慢走向季節的深處。

文藝副刊

海韻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: 宓月

625期

大姚冊頁（組章）

許文舟，1964年10月出生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、中國徐霞客研究會理事、臨滄市作協副主席。出版散文集《在城裡遙望故鄉》《高原之上》、散文詩集《雲南大地》。20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，現已在《詩刊》《詩選刊》《散文》等報刊發表作品100多萬字。有作品編入《大學語文》、中學生課外閱讀教材、小學六年級語文教輔、中學生八年級《字詞句篇》等。先後榮獲過第十八屆、第二十一屆「孫犁散文獎」、《雲南日報》文學獎等獎項。

美酒村詩會

過街樓舊了，月色裝裱的窗墻，那層紙薄涼寡透。遠走的謝氏，再回到村子時，記憶已被拆封，與舊下去的馬嘶與鳥語相反，蓬勃著荊棘與芒刺。

蛛絲網著匾額，側柏繼續消瘦，清雋的繁體小字，在逼仄的殘牆，有弔古傷今的站姿。而一家一戶，遵循著禮俗，在喜事與節氣裡轉換身份。爆竹驅走山魃，桃符喜迎期許。

收種兩字，便釐定一年的收成。朝露浸潤的麥地，有人認真地給泥土翻身。日曬後的鮮香無計消弭，質樸本分的牛曲，仍在岸上蹣跚。

三百多年前的徐霞客，將這個村落翻來覆去端看，梅影綽約，有吉祥的卦象；張弓

搭箭，有下沉的馬蹄。炊煙扶搖，人們忙著稼穡，嗔訥餘音，日子再逢團圓。

三疊水的屋簷，時光密植苔蘚。石頭是牢不可破的紙張，記下三生、腳印與晴雨。牆頭羅列鳥語，泥地密植衝動。

汲古井水烹煮各自帶著的詩歌，席地而坐的月色，聆聽一群詩人，約會稻香，私通柳絮。我也獻上一首小詩，春風駘蕩，戲弄落英與麥香。

接到詩會通知，我從四百公里外趕來。總感覺每一扇門後，都可以見到離我而去的親人與牛羊。

石羊鹽井

這井，其實不深。俯身，便看到我身後後的纖塵。千年的鹹，沿著絲路與古道，在石羊嘯聚。從大地的痛點，浮現人世的苦水，才發現，世間的苦，遠比它濃了十倍。

陽光剝離水分的雜質，鹹實、鹹更鹹，每一粒，餵養出有滋有味的人間。

鹽，讓平鋪直敘的生活有了立體而跌宕。傳說中的石羊，離開古鎮，成為山魃。曬鹽的大棚，留足了陽光的位置，瀉水輾著，四下消散的流水，讓南來北往的人提前收腳，安身立命。

鹽，浸淫著手札尺牘，隸草楷行。河流鑲嵌的韻腳，有它蠶食過的步履。這白色的結晶體啊！驅動著歸零或重啟。山路逶迤，挑鹵熬鹽的人，把一生蒸餾成朽骨，再讓爐火，煮熬成墟土或朽骨。從肉身到大地，從礦井到靈魂。

鑿井、汲鹵。讓這個農業的村莊，變出無數灶戶。爐火照見天地、人神，索命的山路與稅源。銹跡蜂擁，一張鐵鍋頸顛巍地來到博物館，登記報到。我想到父親，領著每月一百元的老人補助，一百元，很快化解為生活

的油鹽。

舊井，每天流出新鮮的世事。母井與子井，苦命相連。通宵燈火、市無晝夜。為一粒鹽，守住了千年平淡的滋味。

那頭發現鹽井的羊，容顏枯槁，無計消弭的倦容，咬嚙靈魂。鹽味長久縈系，自以為很苦的日子，其實也有甘甜的吸吸與充盈。

在妙峰山

一個妙字，像武士絕佳的配器，讓其他的詞無法近身。

妙峰山，有鳥語環珮，松風堆疊，莖草斜睨春色，枯樹背靠天藍。白雲居停，上山下山，就像在一本經卷裡，聆聽燈捻炸響。

老牆凹陷處，有迂曲的平仄，冥想的古井，契合了古意淋漓的對仗。銅磬金聲，讓雜念得以淬煉。一盞苦茶後，黃葉讓位新芽。那些綠，已被揉捻、理條與發酵。接下來的密林，被夜與晝搓洗著，變得層林盡染。

上山的路邊，雛菊怯怯地探出頭來。右手邊那片水域，照見過徐霞客倦容，他出發時，有雪花像虎縱身一躍。力能扛鼎的男人，在半山生殖、養育，烹葷品，煉酒量，不看律令，恪守古意與節氣。

德雲寺在山的凹口，明朝的香樟與柏枝，復又還陽。門後有門，一扇未開，就等于所有的門都是關隘。住持不關心仲春，得留意野菜。鐘聲有明朝的款識，觸墨的鼠鬚，收歸了半殘不落的山水。

沒遇上住持，徐霞客還是留了下來，碑、帖、書、畫，都有噬心的落寞。像往日露宿，他打開包裹箱籠，衣物被褥，又把萬里遐征的一天，重複了一遍。兩首詩，替他等著住持，從書冊卷軸到斑駁老牆。

頗有韌性的字，是小住三日，詳略得當的賬簿。

竹影婆娑，有白鷗漫步。只要邁步，再密的林間也是坦途。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畫橋煙柳

一步便跨過河的對岸。蘆花白了，流水搓洗著柳的倒影，自己把自己鍛成利箭。

寬不過百米的河床，被時光托舉。這個高度，河水的腳步仍然不虛。解乏的紫梨棲落著霜跡，一座古橋的步履，左右都叫舉步維艱。有人工亭台，晨讀的少女，一路朝覲著輕風、暖陽與唐宋元明。

綠蔭裡伸出的釣竿，在碧綠的水面，寫著隨意與閒適。遊人行走在工整的對聯中，讓風吟哦。騾馬走過的古道，被馬掌釘牢，仍然會飛。一會兒被拿去研討，一會兒在博物館落灰。

在法慧寺遺址

涉溪過河，梳洗完畢的梅花，頻頻給輕風讓座。截下春色的簪子，送走心慌的流水。帶著孱弱的顧僕，徐霞客扯了一小片蔭涼，一屁股坐三百多年後的公路邊。煮飯，研墨，撰寫從元謀進入大姚的筆筆驚喜。

梅花彷彿有誰引渡，棄蕊私奔，風中款款步履，挑撥著徐霞客痞得嚴實的鄉思。青梅的吊墜，別在江陰的胸襟，此刻，則成了酸澀的淚腺。此刻，河流依舊沉默，像失聲的銅鐘，自己對自己壓抑衝動。

早已荒穢的法慧寺，供養著渴水嚴重的麥子。我路過時，漫天灰塵挾挾著油菜花，我只好藉機在一戶農家，伸手擁抱火塘，火星迸裂，針挑黯淡。

晃動的白晝，梅花隱秘地寂滅和生發，又有人在這片土地上採集、深耕。梅花落，讓災難蹂躪的山河，終於有了吉日與美滿。喜字後面，像梅花一樣的美好，猶帶颯滿。

法慧寺的門敞亮地開著，住持膚白，清，來自北京。徐霞客見到他時，住持正在投餵魚、蛙、蟲。兩個外省人，話題沒有離開芸芸眾生。

徐霞客住了一夜，還想再住。晨看俗世果疏走進廚房，夜讀故鄉凌風仰望。

